

和顺民去娘娘滩，踩着乱石，跳过那条细细的流水之后，我们的鞋都没湿。回头再望，我不敢相信这竟然是黄河，那股纤弱的流水与如雷贯耳的名声，反差实在太大了。再细看，连河水都是清的，是那种见底的清澈，水底绿生生的水草丝丝缕缕，清晰可见。好像因为在娘娘滩前，这段黄河带着一种女性的柔弱，让人以为来到了江南水乡。我知道，黄河流到这里，被娘娘滩分成两股，我跳过的只是分叉，主流应该在娘娘滩的另一面。

娘娘滩上绿树如荫，下了一面坡，果然看见了黄河主流。一只帆船正从内蒙古那边开来，岸边的几位乘客抽着烟，不急不慌地等待。河南岸的明长城高高地耸立着，带着满目沧桑俯视着脚下的河流和对岸上的高原。河水在缓缓流淌，平静得像一位与世无争的高人，全然不理睬两岸对峙的黄土高原。一位老妇站在坡上，笑呵呵地望着船上的老船工，那大概是她的老伴。远处，裸露的黄土连绵起伏，在几座梁峁间化为烟霭，让眼前充满田园诗一般的黄河显得怪怪的，总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顺民说：“你没

不经意间，身边的百万富翁多了起来。“富翁”是个代词，这里指的不是寿登耄耋之人，与年龄大小无关。先是一个同事，若干月前，买了一套房，若干年后，卖了这套房，一进一出，陡然多出了40万。多出的钱全部投入股市，一眨眼的工夫，这多少有些夸张，大约一个把月间，股票市值就超过了100万，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百万富翁。又是一个朋友，若干年前，买了几套房，大都是按揭，交了三成的首期，前些日子，一股脑转了按揭，于是，一下子也成了百万富翁。

还有一个朋友，去年买了一套房，大约六七十万，到如今，飞扬的房价使她也加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当然，房子她要住，所以不能变现，但心里一定有十分殷实的感觉。

时光向前推进10年或者20年，万元户是多么高不可攀！谁要是万元户，谁就是新闻人物，谁就是富有的标志——如今那真是小菜一碟了，万元户？好意思说！十万不算啥，百万刚起步。你以为百万户怎么了？百万户照样挤大巴，照样吃大排档，照样穿得跟个老百姓似的，这可不是夸张，我刚和百万户吃过饭。我从他们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富贵与雍容，一点也看不出喜形于色与情不自禁。大家随便数了数，一桌子人有六七位，有一半以上已经是百万户了，另有个别人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向百万户挺进，只有极少数人还处于奔小康的路上，真是让人感慨。还真是，当大家都以十分平和的神情谈论百万户时，百万和一万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就是一个概念，达到了，不奇怪，没达到，继续努力吧。大家的心理素质好得就像铁打的营盘似的，弄得穷人连自卑都看不起有了。

平民能成为百万富翁，无一例外都和房子与股票有关，先是房子，自己住、囤积、炒房、放租，

从前，郑州地区盛产酥瓜。它其貌不扬，棱角分明，凹凸不平，颜色多呈青灰色，味道却很独特。其肉部分外层浅绿，味似黄瓜；内层黄甜，带红，绵软而香甜。它因含水量大，解渴润燥而深受劳动者的欢迎。是夏季人们降温防暑的理想瓜果。由于它个头硕大，酥瓜身价自然低贱。价格上不去，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除专业瓜农外，一般庄户人家也会种上一二分地的酥瓜，只是种酥瓜并非为了赚钱，而是自己食用。近郊农民进城、串亲戚、赶集赶会等，因缺少水壶、暖壶之类的东西，带个水罐又不方便，所以上路时往往

带上两个酥瓜。渴时，用拳头砸烂酥瓜，几口咽下，渴意顿消。饿时，一口咬瓜，一口酥瓜，解馋解渴助消化，也算是一种享受。不过，因为种种原因，如今已很少见到那青翠欲滴的酥瓜了。当然，也就很难品尝到它那酥脆甘甜的独特风味了。酥瓜尽管酥脆，但自身缺点也多。它产量不高，易生虫害，尤其生地蛆，而凹凸处也易藏泥污，所以

看到吗，这里的河水也基本上是清的，泥沙量要比以前少许多。”从娘娘滩回来，很快弄明白了，这是一段夹在两座大坝之间的黄河，从娘娘滩往上五六十里，是新建的万家寨大坝，往下，也不过五十里，是修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天桥水电站大坝。两座大坝都定时开闸冲沙，只有到开闸放水的时候，河水才会变得浪涛滚滚，气势磅礴。

清水黄河

韩振远 沿黄河一路往下走，从大同碾到孟门，从壶口到龙门，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雄浑的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一脉细流在阳光下泛出惨白的光，如一条小蛇般蠕动爬行，那么无力，弱小。好像黄土高原随意抖一下身子就能挡住他的去路。黄河本不该是这种样子，从老牛湾进入晋陕峡谷后，黄河奔腾跳跃，浪涛起伏，若天上之水一般，挤过大同碾，越过孟门，泻下壶口，最后从龙门夺路而出，“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说的就是黄河在这一段逼人的气势。然而，这一切，如今只能在开闸放水时才能看到，有人担心，黄河会变

很短的时间，富了；再是股票，短线、长线、买进、卖出，很短的时间，富了。这不是夸张，这年头，给人一个概念，你要是在广州、深圳买了房，炒了股，不富都难，不想当百万户都不行。大家都富了，你要说你买房亏了，你炒股赔了，落拓形迹，不但说不出口，而且，会遭人鄙视——怕人家找你借钱似的。而且，这年头，要是你没买房，你没炒股，你简直就成了另类，因为到处都是“房子”与“股票”，见面不问：“你吃了没？”而是“你买的房子升值了吗？”“你买的股票赚了多少钱？”“你要是摇头，并表现出鄙夷的神色，气氛随时可入“三九”。

不过，我还是有疑问，你说大家都赚钱，而且都暴富，那富从哪里来呢？我不是经济学家，对这个没研究，但是可以把社会财富比作一桶水，你舀一点，他舀一点，若是没人添水，那桶子就会见底。舀的是赚的，添的是想日后大赚的。若是一段时期大家都往里添，一个水桶盛不下时，就用两个水桶，两个不够时，就用三个、四个，等财富堆积如山时，有贪心或手快者，一下子搬走了整个桶，那别人岂不就水舀了？

所以我想，平民皆富裕只是个梦想，是空中楼阁，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尤其是百万富翁遍地走时，尤其是冷静下来仔细琢磨，脖子里还真直冒凉风。我也想富贵。也幻想一夜之间坐拥百万。但是，我实现了，有人就一定实现不了；我富了，有人就一定不会富。我的富贵是转嫁来的，而不是靠汗水赚来的。

投资与投机，一字之差。也都能造就富翁，但也都可能导致穷光蛋的横空出世。所以，和当年我们羡慕万元户一样，对如今的百万富翁，我们可以艳羡，但不要胡思乱想，实在想胡思乱想并想跃跃欲试时，先想想要是没水舀了，日子能不能过去。

李济通 脆可口，民间有“酥瓜敲锣——一锤定音”的谚语。意思是说，酥瓜敲锣如同做买卖，一锤不是成了，就是碎（完）了。因酥瓜已成碎片，再敲也敲不成了。酥瓜尽管酥脆，但自身缺点也多。它产量不高，易生虫害，尤其生地蛆，而凹凸处也易藏泥污，所以

成一条季节性河流。还没等到那一天，就先变成了一条人工操控的河流。

旧时，沿岸有多少人在盼望着河水变清，古籍中常以“黄水一石，含泥六斗”、“黄河斗水，泥居其七”的说法，来描述黄河的泥沙含量之大。古人曾感叹：“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又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以为河水变清是一种难得的吉兆。如今，这种吉兆随时都会出现在河面上。让人不知生出几多感叹。桀骜不驯的黄河真的被制服了，还是被蹂躏了。河水变清，到底是吉兆还是凶光，谁也说不清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家乡河东，这里是黄河转弯的地方，再往下，河水就掉头东去，平静地流入大海。这里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每当干旱少雨季节，大河两岸，不足百里的河段上，十多座扬水站昼夜不停地把河水抽上高原，去滋润干燥的黄土。一天，我来到地头，一位乡亲正把渠水引向田里，问我：“这是黄河水吗，这么清？”我说：“是！是黄河水。”在心里，我也不能认同这清澈得如同井水一样的水是黄河水，但它确实是，21世纪的黄河水就是这样子。

《奋斗改变命运》

孙永强 27年前的夏天，一封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共计6万人参与并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潘晓讨论”，探讨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严肃的话题。27年后的夏末，当年“潘晓”事件的亲历者之一周光荣等主编了这本书。全书分历史、思想、历程、访谈、创造五个篇章。

在该书的第一章里，编者追述了27年前的那段历史，从一封抒发郁闷已久的苦闷心情的信件开始，引发出社会各界人士在那个隐忍的年代对于身体与心灵疼痛的深深思索，开启

了一场对人生真谛的探讨，使之成为“文革”后的一次“思想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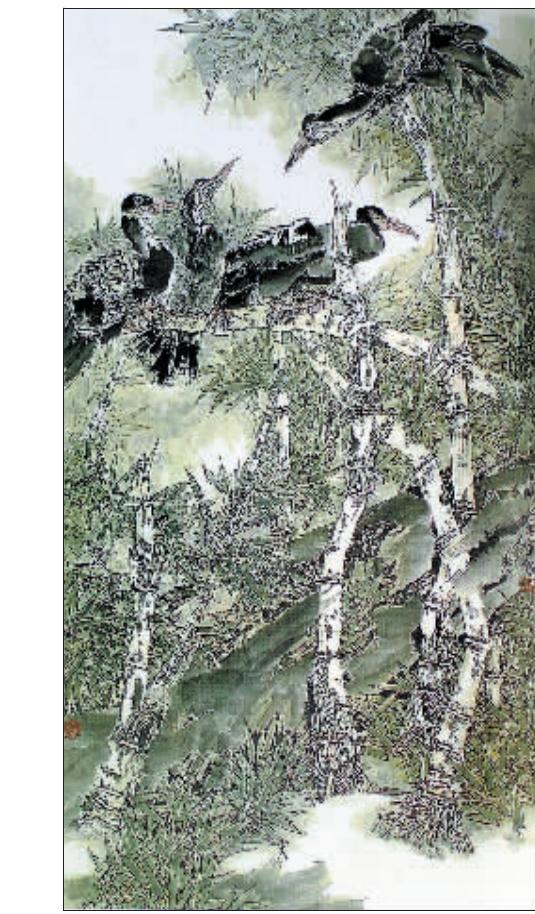
当年参与“潘晓讨论”的年轻人如今都已年过半百，书中也记录了这群当年的青年与如今的80后在杭州枫林晚书吧里的一次思想对话，他们互相坦诚地倾诉对自身、对人生和对社会的看法，围绕人生路上是做做一个“愤青”还是做一个“奋青”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外，编者还在书中以一个真实的个案阐明了奋斗之于命运的重要性：舍弃家族有利条件而坚持自己奋斗最后取得成功的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一次次突破人生重围成为英语培训界领军人物的胡敏；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从木匠成为身价过亿的董事长的周晓东……这些身上闪耀着奋斗光芒的人物给予我们的是激励与希望。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金陵寺岗

王喜英 金陵寺岗，因此处古建有金陵寺而得名。位于中牟县城西八岗与张庄镇

的接合部，马陵岗北端。面积约15平方公里，原有冯庄、阎家、邵家、贾庄等多条岗组成。1981年全国地名大普查时，统一更名为金陵寺岗，经有关部门批准成为标准地名，公开使用。金陵寺岗岗陵起伏，沙丘沙垅绵亘，地势显著。春秋战国时代，多次于此发生战争，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据《史记·六国年表》载：战国魏惠五年（公元前369年），魏叛韩于马陵。新中国成立后的1970年代，在这里大规模平整土地，先后发现多处古墓群。其墓葬形式为大坑集体埋葬，部分坑是多身无头，有的坑是多头无身。古代战场战死或被俘军士均被身首分家，可见当时战



清风 余昌宇

连 载

卓氏精心协助贾哲义，同舟共济，一门心思振兴银楼。小巷的人称赞道，老爷仁义，太太精明，夫唱妇随，贾家岂有不发之理？令人焦心的是少爷哲义不争气。贾老爷特地请了襄阳城一位有名的教书先生进府家教。贾少爷与教书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刚念上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肚子疼。”一疼就是三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庆丰元大烟馆的老板皮二得知后，托人捎给金匮银楼里的女佣吴妈一味名药。病急乱投医，吴妈让少爷喝了药，少爷即刻就不疼不闹了。

贾哲义老爷做梦也想不到，贾大少爷所喝的祖传秘方，其实是庆丰元大烟馆的烟汤。后来，吴妈和卓氏发现庆丰元大烟馆的名药原是庆丰元大烟汤，悔恨不已。这时，贾少爷已离不开它了，只能是将错就错。当然，这一切都瞒着贾哲义老爷。

庆丰元大烟馆坐落在襄阳铜鞮巷。皮二爷的庆丰元大烟馆原本设立在襄阳繁华的十字街口。国民党政府效法北洋军阀，实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皮二爷便将庆丰元大烟馆悄悄搬到了属于穷人区的铜鞮巷。皮二爷将一破落的大宅院买了下来，庆丰元大烟馆的匾牌就只剩下“庆丰元”三字。吴妈成了庆丰元的常客。她三天两头地往庆丰元跑，每次，皮二爷都早已迎候在大门口，笑嘻嘻地等待着吴妈的到来。吴妈说：“咱家少爷算是废了，一天也离不开烟汤了。”

皮二爷一听不高兴了：“话可不能这么说，是烟汤教了你家少爷的命呢。”吴妈立刻换上笑脸：“也是，谁不是呢。”

贾老爷回襄阳，生意经过几年的低迷适应期后，很快有了起色。卓氏生二少爷银根时，大出血，差点送了命。从此，卓氏断了生育。二少爷取名银根。二少爷银根问世了，金根就理所成成了贾大少爷。已六岁多的贾大少爷，干干瘦瘦，不长个子，大病小病不断，皮包骨没有个人样，很让贾老爷闹心。与大少爷相比，

皇上道：“朕以为为陈廷敬所言在理。着萨穆哈速速拿出赈灾之法，力除陈规陋习！”萨穆哈叩头谢罪不已，起身退下。陈廷敬也谢恩起身，退回班列。萨穆哈心里恨恨的，冷冷地瞪了眼陈廷敬。

皇上又道：“准陈廷敬、明珠所奏，郭永刚官复原品，着任四川巡抚！山东德州知府张洪体恤民情，办事干练，甚是嘉。着张洪回京用！”

皇上命朝中四品以上大员推荐博学鸿词，陈廷敬举了傅山。傅山先是死也不肯进京，后来进了京却不肯面圣。皇上甚是震怒，道：“陈廷敬！你干的尽是让我出丑的事！”陈廷敬道：“臣以为，人各有志，随他去吧。”

皇上呼地站了起来，说：“不！朕偏要见这个傅山，看他还是三头还是六臂！”傅山寄居山西会馆，陈廷敬已去过好几次了，都不能说服他拜见皇上。陈廷敬在家叹息不止，不知如何是好。月媛见老爷如此神伤，叫上珍珠，瞒着陈廷敬去了山西会馆。会馆管事见辆马车在门前停了，忙迎了出来。管事上前问话：“两位太太，有事吗？”

月媛道：“我们是陈廷敬家里的。我要见傅山，他住在哪里？”管事见这来头，不敢多话，赶紧领了月媛等往里去。月媛见一老道端坐炕上，料此人应是傅山，便上前施礼请安：“我是陈廷敬的夫人，今几个特意来拜望傅老前辈！”

傅山忙还了礼，道：“怎敢劳驾夫人！您请坐。”道童端过茶来。月媛谢了茶，说：“傅山先生，我家老爷敬重您的人品、学问，因此屡次向朝廷举荐您。您随我家老爷进京，却不肯见皇上，皇上大为光火，说不要治他的罪。我就不明白，您读了几句圣贤书，怎么就这么大的架子？”

月媛这番话劈头盖脸，说得傅山眼睛都睁不开，忙道：“夫人切莫误会！贫道也很敬重廷敬，才答应他进京；可是贫道不想见皇上，这是贫道气节所在！”

月媛又道：“按傅山先生讲的忠孝节义，我们都同清朝不共戴天，百姓都钻到地底下去；都搬到桃花源去？再说了，百姓若都去当和尚、做道士，也是对祖宗不孝啊！没有孝，哪来的忠？”

傅山无言以对，只好不停地摇头。月媛却是逼人：“您要讲您的气节也好，可您害了我家老爷这样一个好官，害了我的家人，您的仁、您的义，又在哪里？”傅山仰天长叹，朝月媛长揖道：“夫人请息怒！贫道随廷敬进宫就是了！”

陈廷敬从衙门回来，听大顺说，夫人找了傅山，傅山答应进宫了。陈廷敬吃惊不小，问：“真的？夫人凭什么说服傅山了？”

大顺说：“我听翠屏说，夫人把傅山狠狠骂了一通，他就认输了。”

第二日，皇上驾临南书房，陈廷敬奏明傅山之事。皇上大喜，道：“好！收服一个傅山，胜过十个状元！”

明珠、张英、高士奇等都向皇上道了喜。皇上又问：“廷敬，傅山会在朕面前称臣吗？”

陈廷敬回道：“傅山只是一介布衣，又是个道人，称谓上不必太过讲究。”

皇上说：“朕念他年事已高，可以免去博学鸿词考试，直接授他六品中书，但君臣之礼定要讲究！”

那日天气晴和，皇上高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班列殿前。傅山等应召的博学鸿词数十人早已候在太和门外，鸦雀无声。忽闻乐声起，鸣赞官高声唱道：“宣傅山觐见！”

等了半日，不见傅山人影。熬过长长的寂静，终于看见傅山的脑袋从殿外的石阶上缓缓露出。皇上脸上现出微笑。

傅山从容地走到皇上面前，目光有些漠然，缓缓道：“贫道患有足疾，不能下跪，请皇上恕罪！”皇上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差点儿就要收回了，可他仍是微笑着，说：“礼曰七十不俟朝。傅山先生已是七十老人了，能够奉旨进京，朕非常高兴。你有足疾，就免礼了。赐座！”

傅山坐下，略抬了下手，道：“贫道谢过皇上！”皇上说：“傅山先生人品方正，文学素养，悬壶济世，德劬四方。朕可是从小就听先皇说起你呀！”傅山回答说：“贫道只是个读书人，不值得皇上如此惦记。”皇上又说：“朕念你年过七十，就不用应试博学鸿词了。凭你的学问，也不用再考。朕授你六个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卓氏心中有些发慌，劝说老爷冤仇宜解不宜结，还是见皮二。贾老爷无奈，只得得到客厅来见皮二。皮二爷就拿出了贾金根欠账的字据，一千五百大洋。白纸黑字，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贾大少爷每日抽烟的数数和铜鞮巷，还有他的指印。

贾老爷气得大声咆哮：“我不认这个孽子，把他赶出了门。他抽也好，嫖也好，赌也好，我早就管不了。你找他讨债去！”

皮二爷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他是你贾家的大少爷，你是他老子，子债父还，有法可依。你还不认，我明天就把状子连同这欠款字据一齐送到襄阳法院去。”皮二爷说完，拂袖而去。

贾老爷跌足顿首，咆哮如雷，骂了句：“我日你祖宗呢！”拔下手指上的金戒指吞下了。

大凡开银楼的家，都备有污秽，金匮银楼所备的污秽是巴豆。卓氏见势不妙，赶紧拿出巴豆强行让老爷服下。片刻后，贾老爷拉了一裤子。吞下的戒指随着一泡稀屎拉了出来。

自此，贾大少爷成了丧家之犬。

郑州八怪之一——酥瓜当水带

李济通

金陵寺岗

王喜英

连 载

卓氏精心协助贾哲义，同舟共济，一门心思振兴银楼。小巷的人称赞道，老爷仁义，太太精明，夫唱妇随，贾家岂有不发之理？令人焦心的是少爷哲义不争气。贾老爷特地请了襄阳城一位有名的教书先生进府家教。贾少爷与教书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刚念上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肚子疼。”一疼就是三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庆丰元大烟馆的老板皮二得知后，托人捎给金匮银楼里的女佣吴妈一味名药。病急乱投医，吴妈让少爷喝了药，少爷即刻就不疼不闹了。

连 载

卓氏精心协助贾哲义，同舟共济，一门心思振兴银楼。小巷的人称赞道，老爷仁义，太太精明，夫唱妇随，贾家岂有不发之理？令人焦心的是少爷哲义不争气。贾老爷特地请了襄阳城一位有名的教书先生进府家教。贾少爷与教书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刚念上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肚子疼。”一疼就是三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庆丰元大烟馆的老板皮二得知后，托人捎给金匮银楼里的女佣吴妈一味名药。病急乱投医，吴妈让少爷喝了药，少爷即刻就不疼不闹了。

连 载

卓氏精心协助贾哲义，同舟共济，一门心思振兴银楼。小巷的人称赞道，老爷仁义，太太精明，夫唱妇随，贾家岂有不发之理？令人焦心的是少爷哲义不争气。贾老爷特地请了襄阳城一位有名的教书先生进府家教。贾少爷与教书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刚念上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肚子疼。”一疼就是三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庆丰元大烟馆的老板皮二得知后，托人捎给金匮银楼里的女佣吴妈一味名药。病急乱投医，吴妈让少爷喝了药，少爷即刻就不疼不闹了。

连 载

卓氏精心协助贾哲义，同舟共济，一门心思振兴银楼。小巷的人称赞道，老爷仁义，太太精明，夫唱妇随，贾家岂有不发之理？令人焦心的是少爷哲义不争气。贾老爷特地请了襄阳城一位有名的教书先生进府家教。贾少爷与教书先生见面的第一天，刚念上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肚子疼。”一疼就是三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庆丰元大烟馆的老板皮二得知后，托人捎给金匮银楼里的女佣吴妈一味名药。病急乱投医，吴妈让少爷喝了药，少爷即刻就不疼不闹了。